

## 《我和我的不完美老爸》 吳玥霖

在一眾穿著正式西裝，帶高帽留著兩鬢的猶太人中，有一名男子，他不穿外套，頭也只頂著一頂隨意的小帽，他在人群中，是如此的顯眼且獨特。他是莫納許，一個喪妻未續絃，並且有一個孩子的猶太人。他不完全信服猶太經典，他會抗議有一些事早已在改變，但人們卻只會遵循經典，他不顧旁人眼光，只做自己想做的。而當神父告訴他必須續絃，否則他不能帶回自己孩子時，他只是敷衍地答應，並強硬地帶回孩子。

這樣的莫納許是那些社會所謂的“怪胎”的縮影，但是反觀猶太社會，他們一年四季都穿著的厚重衣物，其實並不是真的那麼適合所有的人的，於是身材稍胖的莫納許對比上身材稍瘦的舊子時，在非猶太人眼中，不穿長袍反而會是更適合莫納許的。但莫納許活在猶太社會。於是他遭受到壓力，遭受到旁人不友善的眼光，但這樣的對比，也僅限於拘謹的猶太社會。在進一步的看到對於照顧孩子這方面，其實一般社會，單親是不會被剝奪撫養權的，但是在這壓抑的猶太社會裡，妥拉律法裡說「人不該孤獨活著」，於是莫納許被認為不能夠撫養孩子。

對莫納許而言，李文是他重要的寶貝，他要孩子快樂，於是他買了一隻黃毛小雞逗孩子開心、他躲在貨物箱中和孩子玩捉迷藏、他把孩子帶出舅子家，不要孩子成為古板的人…他的每一步都在為孩子著想，愛子心切的他巴不得把全世界的快樂帶到他面前。不過莫納許的情緒無常，時間久了他開始顯露他的另一面：他搥了兒子巴掌，只因兒子看了母親生前的視頻；他喝斥兒子，只因他孩子氣的舉動…他們的關係是蹺蹺板，只要有一方失去平衡，便會產生偏移。

小雞是貫穿故事的一個重要關鍵，小雞的出現帶來的是快樂，是一片灰暗中乍現的光明，就像他在電影裡的出場一般，是從光亮的外頭轉到昏暗車內時的光芒，是父子重逢時緩和情緒的調和劑，促使父子倆的關係顯得沒那麼緊繃。但有時的相處卻又那麼的不著調，像是父子間為生活苦難時，被放在脫下了小帽的頭頂，被用來逗孩子開心，或是在繁忙的早晨裡頭，被莫納許父子慌忙地把一把飼料灑進窩當中。這表現出的是屬於家的定與不定，而最後小雞慘死在盒中，紙箱在先前出現時，裡頭是活著的小雞，再次出現卻是死去的小雞，同樣都是餵飼料，卻是生與死的差異。李文跟莫納許的快樂也隨同消失了。這種生離死別也帶出了李文的媽媽、莫納許的妻子生前與死後家的狀態，現實社會有生有死、有快樂亦有悲傷的壓力，於此藉由小雞充分表現。

莫納許那樂觀的義大利老闆總是試圖告訴莫納許，沒有妻子很好啊!沒有人管著自己，多自在，而此時畫面上的老闆與朋友拿著酒瓶，盡情的沉醉酒鄉，即使只是在倉庫也顯得快樂；猶太社會的所有

人總是要莫納許續絃，沒有妻子的他甚至是不被允許扶養孩子的一這是非常強烈的對比，這樣的對比就比照到這個社區是如此奇怪，灰暗樸實的猶太社區除了人潮同樣洶湧，在繁華紐約裏頭，這樣的對比瞬間把我們從猶太社區中拉出，原來這裡有著非猶太的開放思維。我們在那麼一瞬間從莫納許身上抽離，從義大利人的視角看到這傳統的社會。

李文走後的莫納許在最後悲痛地想告訴舅子他的不願意，他的難處，並要舅子看著他成長，要他明白，莫納許不只是個一無是處的人。但與期盼相反，莫納許終究還是失敗了。煙霧迷漫的家就像是泥塘，一旦陷入了，便難以逃開。於是莫納許沉入水中的，彷彿接受洗禮，再次出水時，他走入人群，變成了正常的猶太人，再也找不著。

這是個非常有趣的安排，像是戲劇的開幕與閉幕一般，莫納許走了出來，告訴我們故事的開始，在最後走入人群，告訴我們故事的結束。而這也象徵的人周而復始的改變，沒有任何人會滯留不前，沒有人可以滯留不前。李文會長大，莫納許會變老，每個人都會掙扎也都會順應，於是莫納許消失了，留下的是那封閉的猶太社會。

